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三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

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

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

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

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

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
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
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
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
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
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
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
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

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

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臣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别種里克諫

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杜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

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

息以屈産之乘（何休曰屈産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

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

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内我我自殺耳十一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

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士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内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

襲滅虞虜虞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

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内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邱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

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

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内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

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内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

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

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賈逵曰斃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

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丕鄭賣我於秦遂殺丕鄭及里克丕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丕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名公過（韋昭曰名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丕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

繆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

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鷙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繆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

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

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内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内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

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

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

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

死此亦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

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

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詹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

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

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武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臼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

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

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

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我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

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予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名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

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

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

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内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往伐冬十二月

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

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阸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

（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許）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我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

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已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

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地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

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天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名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

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

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

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欒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

盾曰長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索隱左傳曰此時賈佗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

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

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

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官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

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

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絶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

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

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

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紿為救宋服虔曰解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景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

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

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卿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

命乃請使吴令其子為吴行人教吴乘車用兵吴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吕相讓秦賈逵曰吕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

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徐廣曰陵服虔曰鄢陵鄭一作焉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名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

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

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

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

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内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

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

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

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

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

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黄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説黄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

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

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絶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

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集解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四十至四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黃其榮

史記集解卷四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

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

詩人之言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
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
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
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
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
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
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
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楚子熊繹與曾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杜預曰庸今上庸縣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

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徐廣曰眴音舜是為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

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

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填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

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史記音隱云囏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

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黄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

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王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在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

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

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

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也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於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

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

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

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

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産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吴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

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蓽露藍蔞徐廣曰蓽一作暴駰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蔞

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羮（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羮襄城有西不羮）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

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

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

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吴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

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絶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内當與誰同其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内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羇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高子國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

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

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

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

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名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

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

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

出奔隨吴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吴隨人卜予吴不吉乃謝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吴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吴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吴十一年六月敗吴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吴吴王弟夫概見吴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

夫槩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吴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二十一年吴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吴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

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名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

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駰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名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於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

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

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

以戰勝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

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

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毁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

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絶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

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絶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絶齊則秦計不為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絶齊交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

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
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絶齊為尚薄
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
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
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
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
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
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絶於齊而責

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

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

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

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强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

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

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

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邱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

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

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

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

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

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

鶻鷂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徐廣曰繒縈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

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噣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徐廣曰在清河夜如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徐廣曰音翅一音啻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

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黽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䎉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

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其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

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

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
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
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
器之至而亡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
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
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
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

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

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于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

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集解卷四十